

歷史與空間

仁人不惜死 壯哉陳桂琛

張桂輝

歷史人物，不是在歷史發展中起過重要影響，便是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不滅足跡。高滿廈門老故事的仁安社區，有不少歷史人物曾經在這裏生活過。10月底的一天上午，我從集美學村站乘坐地鐵去廈門島內鎮海路，出站後急切直奔地處中山路商圍範圍內的仁安社區探訪名人故居。這裏，小巷更比故居多。明明看到一面牆上或某個路口有某故居指向與距離的標識，可是，一問再問，七拐八拐，如同捉迷藏一般，怎麼也找不到。一時間，我好似一隻「無頭蒼蠅」，亂飛瞎竄。不經意間，邂逅陳桂琛故居。

有中華十大名街之一美譽的廈門中山路，作為全國唯一通往大海的步行街，打從開街以來，就一直是廈門的核心街區。好似香港的中環、北京王府井、上海南京路的中山路，是廈門最老牌的商業街，人流旺、商品多、名氣大，不論往昔，抑或當今，人們只要提及廈門，就忘不了中山路。然而，很多遊客卻未必知道，在離中山路不遠的仁安社區裏，如同珍珠一般藏著不少名人故居。其中一部分，是有人居住；另一部分，則被賦予新功能、新內涵，向世人展示，為主人宣介。比如，陳桂琛故居，已變身咖啡館。

陳桂琛故居，是一棟單層、磚木結構的老宅，由4個廂房構成。故居門口一側牆壁上，掛着一個木質牌匾，上面簡明扼要地寫着：陳桂琛（1889—1944）字丹初，教育家、詩人。1916年，在廈門獨資創辦勵志女校，開婦女接受現代教育之先河……100多年前，中國女性沒有受教育的權利。通過創辦勵志女校，讓婦女接受現代教育，並親任校長（後勵志女校改為勵志小學，兼辦國文專修科），這是很需要一些膽識和勇氣的。單憑這一點，就燃起我對陳桂琛的敬佩之情。

步入老宅，觀察發現，這座建於民國時期的舊居，由圍牆、小院和一座主體建築組成。穿過小院大門，古樸的歷史底蘊、百年的歲月風雲，隨着庭院上空那些作為裝飾的小旗，若即若離、若隱若現。故居主體建築為單條燕尾脊，面闊3間、進深2間，裝飾較為普通，屏風上有花開富貴の木雕，牆體上有石榴等灰塑彩繪裝飾。紅線相襯的四扇門上，雕着四個花瓶，配上金黃色油漆，頗為光彩奪目。兩扇朱

漆大門，沉穩厚重，古樸典雅，折射出歲月的變遷與洗禮。左側廂房內，案台、木頭燈籠、老式梳妝檯等，擺得滿滿當當的，給我的整體印象是，不算巧奪天工，卻也別具特色。陳桂琛，廈門人，號漱石，別署靖山小隱。幼承庭訓，敏篤好學。民國元年（1912），以優等成績畢業於官立福建師範數學科。歷任福建省立思明中學、廈門師範甲種工業學校、廈門同文書院等校教員、主任、教務委員和上海泉漳中學校長等職。陳桂琛才學淵博，教學認真，諄諄善誘，先後與學垂才40年，深受學生的愛戴和社會的敬仰。更令人敬佩的是陳桂琛身上的拳拳愛國心、錚錚硬骨頭。

辛亥福州光復，陳桂琛曾與黃貽果等籌辦福建省保安公會。抗戰前，相繼出任廈門對日市民大會、地方治安維持會、太平洋會議國民後援會和教育經費管理處委員。1937年，前往菲律賓教授國學。當年，中國人民抗日的氛圍，不但感染了老百姓，而且許多文人也以筆代槍，通過作品來記錄和吶喊。在廈門長大的陳桂琛，憤憤然用抗戰組詩記錄了廈門淪陷的情景。其中之一寫道：「故國烏衣事可哀，覆巢轉眼化塵灰。換防安效空城計，為鑄翻成海盜媒。五百土慚田氏客，八千人隨李陵台。更憐孤壘炊煙絕，發炮猶巡敵艦來。」

廈門淪陷一年後，陳桂琛借用陸游《過野人家有感》中的「家山萬里夢依稀」句，作「轆轤詩」云：「家山萬里夢依稀，炮火連天血肉飛；荊棘載途狼虎在，鷺江風景已全非。萬戶千門掩落暉，家山萬里夢依稀；可憐舊日烏衣燕，漂泊無家繞樹飛。離離靖山山上樹，歷歷北溪溪畔路；家山萬里夢依稀，去國二年艱一顧。炎荒荏苒等珠璣，曾說道南顧竟遠；何日

掉頭歸去也，家山萬里夢依稀。」陳桂琛在詩中對家鄉充滿了深情，也表達了他希望通過奮筆疾書宣傳全民抗戰，抵禦外侮，不當亡國奴的雄心壯志，並希望勝利後，返回祖國效力。遺憾的是，陳桂琛最終沒能回到他心愛的故鄉廈門。在菲律賓期間，他先後執教與宿務華僑中學、古達島華僑中學。陳桂琛曾經多次在菲律賓華文報刊上發表文章，揭露日軍侵華的種種暴行，喚起僑胞敵愾同仇。1942年4月28日，據菲日軍開始炮轟古達島。菲島淪陷後，陳桂琛仇視日寇，義不帝秦。5月，陳桂琛偕同幾位同事和同僑，轉入百雅淵深山，組織僑民，抗拒暴敵，並以開荒種地為生。不曾想6月6日，一隊荷槍實彈的日本兵突然衝進山中，將陳桂琛等29人拘捕。儘管遭受嚴刑拷打，他們個個忠貞不屈，次日凌晨慘遭殺害。抗戰勝利後，1947年4月，菲律賓僑界人士在古達島建立「百雅淵廿九位殉難義士紀念碑」。《碑銘》中寫道：「古島華僑陳丹初先生等50餘人，因不願與敵合作，相率入百雅淵，以示反抗，自耕自給，備極辛苦。間曾援助抗日游擊隊，與游擊隊合作，遂為漢奸日寇所衝，於1944年6月7日，派大隊日兵圍捕，丹初先生等29人被擄，不屈受戮。忠心耿耿，正氣磅礴，殊足以表揚我民族精神，而為華僑後輩之楷模。」1947年7月，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頒發旌表狀：「查福建省廈門市陳桂琛旅居菲島，從事教育工作，不受敵威脅利誘，被敵槍殺，殊堪矜式，應予褒揚，以資表彰。」



陳桂琛故居 作者提供

陳桂琛一生致力於教育事業，孝友重義、愛國愛鄉。他治學勤謹，除精研數學外，尤致力文史；工詩詞，擅書法。遺著有《近代七言絕句選評（初集、續集）》、《鴻爪集》、《菲島竹枝詞》、《漱石山房筆記》、《感時紀事詩文集》等。1969年6月7日，是陳桂琛犧牲25周年忌日，旅菲華僑文教界人士出版《陳丹初先生仁二十五周年紀念刊》，緬懷先賢，以彰忠烈。陳桂琛生前有「志士毋求生，仁人不惜死」之句，不曾想這成了他的絕唱。縱觀陳桂琛一生，他是這樣說的，也是這樣做的。難能可貴，何其壯哉。

字裏行間

黃仲鳴

陳平原與武俠小說

1990年初，廣州火車站。北大教授陳平原拿着的皮箱，突然被一條惡漢搶去。陳教授有沒有大喊捉賊呀，那就不得而知。

據說，那賊是坐計程車而來的，一下車就搶箱。陳大教授請那計程車司機載他跟蹤出擊，得到的回覆是：「別找死！」到警察局報案，公安一聽說他皮箱沒有「上萬美金，主要是書畫和文稿」時，警員也毫無興趣。聽說以前有賊常把錢拿走，將銀包或皮箱丟在公共場合或把證件寄還。陳教授說裝文稿的紙袋上有他的姓名地址，或許還能「魂兮歸來」，可惜半年過去，得個望字。

皮箱裝的是什麼文稿？陳教授說：「裝有我撰寫武俠小說論著準備的資料，和部分草稿。」他悔恨自己讀的武俠小說不夠多，未有「英風俠氣」，致為賊欺。資料與草稿既失，陳教授唯有重拾「舊歡」，重新收集資料。

這故事實在有趣。見諸平原君寫的《千古文人俠客夢》。日昨搬運重看到這部書，登時想起他在廣州火車站的遭遇。

平原君研究中國小說，《中國小說



陳平原看武俠小說，看出了這部學術著作。 作者提供

敘事模式的轉變》赫赫有名；這部《俠客夢》，並非他的本行。他本不愛讀武俠小說，奈何旁邊友人每眉飛色舞，談論某部是如何精彩，或某位武藝超群的大俠時，他無從置喙，「總有一種茫然的感覺」，「不知道是別人瘋了還是我讀書讀歪了。」

1989年夏秋之際，他鎮日無事，隨意翻閱了好些金庸等人作品。這一翻，正如很多人說，那就放不下了。他的感覺是「不看不知道，武俠真奇妙」。由看到生出將這「奇妙」當作學術研究時，長輩勸阻，朋輩中也有欣賞他的「灑脫」。這是陳平原另類的學術著作，並非一些武評者的散章可比。

陳平原一直從事中國小說史的研究，先是小說敘事方式的轉變，後是小說史意識與小說史體例，接下來便是小說類型的進展。他說：

「在眾多小說類型中選中武俠小說作為試點，除了其演變軌跡比較容易把握外，更重要的是我對通俗文學研究的興趣。」

而最重要的還是，他認為：「雅俗對峙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一種重要動力。」他引華萊士·馬丁的話說：

「文學批評家很少屈尊去研究的流行的、公式化的敘事類型，如偵探小說、現代羅曼史、西部小說、連續廣播劇等，如果它們的無意識內容能夠被發現的話，它們也許會提供一些有關我們社會的有趣信息。」

要研究者去探討「無意識內容」，是苦差，是在「無意識」中找出「有意識」，是在「公式化」中尋找特出之處，所以研究通俗小說而研究出成果和真知灼見的，很少。這些研究者不是「屈尊」，而是要研究根本也研究不出什麼。

寫完《俠客夢》，也沒成武俠小說迷。平原君這興趣只是為了學術而已。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等得切、等唔切、等唔得切，等到頸都長埋、等到眼眉毛長



「等唔切」中的「唔切」指因時間急切而做不到，相對的書面語是「不及」；那「等唔切」就是指「等不及」，與之相對的是「等得切」，所以也有人會把「等唔切」說成「等唔得切」。「等唔切」有迫不及待、等不住、等不來的意思，意味着有些事情因時間急迫而發生了。

大家有冇想過「唔切」中的「切」為何有「及」的意思呢？據筆者的考究，出現「不及」是基於「急」，由此便聯想到「及」、「急」的近音關係（「及」、「急」的普通話讀音同為「ji2」）。通過以下的「音義轉移」，謎團馬上解開：

及/kap6；變調一給/kap1；變聲母一急/gap1 由於「急」與「切」義同，「急」可換成「切」，那就是「及」也可換成「切」了。對某事情的發生有深切期盼，以下相類的成語可用來形容之：

引頸、引頸翹望；望穿秋水、望眼將穿/望眼欲穿 「引頸」指「伸長條頸」（伸長脖子），「翹望」指向遠方眺望。秋天的水明淨澄澈，可用以比喻眼睛，「望穿秋水、望眼將穿/望眼欲穿」就是說「眼睛都要望穿了」；用廣東話來說，這就是： 望到眼都穿埋 廣東人在口語上一向愛有自己一套，有人就把「引頸」一詞的意義加以延伸——頸伸長久了，頸也隨之而長了，再套上「望到眼都穿埋」的句式，便走出了形容「等得太久了」的「生鬼/盞鬼」（生動有趣）用語來：

等到頸都長埋 與「等到頸都長埋」如出一轍的講法有： 等到眼眉毛長/等到眼眉毛都長埋 這不難理解，事關人老了眉毛多會長長，而老是要經歷一段頗長的時間。

在「市民抗疫疲勞」，「老闆迫回生意」以及「執法力度不足」的幾重夾擊下，所有應具抗疫力及阻嚇力的措施，如「限聚令」和「口罩令」等均變得脆弱。執筆時，與「跳舞群組」相關的確切數字爆升，不明源頭個案無日無之，比「第三波」疫情來得更兇狠的「第四波」疫情已宣告成形。什麼「旅遊氣泡」，什麼「健康碼互換」，不是立刻煞停就是暫時擱置，本以為可逐步走出陰霾的想法再一次落空了。就在同一時間，各國研發新冠肺炎疫苗的藥廠傳來好消息——疫苗的成效高達九成多，且預算今年年底可推出作緊急使用，消息着實振奮人心。由於市場憧憬經濟很快可復甦，股票市場隨即亢奮，但「蟹貨成籮」的股民只能說聲「仍難返家鄉」。目前全球最關注的還是何時可「普及」接種絕對有效的疫苗，如未能做到此步，世界秩序則難言恢復。畢竟遠水不能救近火，返回正常應有好一段日子，大家須看着辦。

對自私的人們，筆者有點「憤」怒；對疫苗的面世，筆者有點興「奮」。對寫作人來說，上述中單一個情況出現已大大激起文思，更何況「兩者」並肩而上，讀者且看如下：

《疫情第四波》 疫情來到第四波，旅遊氣泡再拖；本地確診何其多，應有地方把忽視。聚眾歌舞身搖曳，漠視禁令好叻曳；搞到病毒四圍播，四散元兇賴你囉。卸下口罩來歌舞，立衍生感染群組；點解仲突頑不靈，係咪要搞到封城。生意本已好難辦，限聚加辣況更糟；唔想見到咁糟糕，嚴正守法味亂蒲。防疫措施有法度，執法檢舉欠力度；若然唔汲取教訓，通關視究又再輕。疫情反覆難預料，各地通關離遠了；踴躍屋企續無聊，唔中招已慶幸了。藥廠傳來好消息，疫苗開發有成績；成效頗則見曙光，幾時接種問上蒼。接種疫苗好迫切，疫情嚴峻等唔切；正是等到眉毛長，自欺欺人當如常。一波未平又一波，想知幾時可收科；等疫苗頭都長埋，輪到時或已埋。

新冠肺炎版《虞美人》 新冠肺炎何時了？銀行存款剩多少。通關一直在吹風，各界不堪回首苦其中。隱形傳播應猶在，社距怎得改。問君儲理幾多愁？恰似兩河聲響係咁流。

股民自嘆版《虞美人》 成羅蟹貨何時了？手頭現金得多少。經濟復甦在吹風，股民不堪回首悲怆中。雄心壯志應猶在，股性有得改。問君可有乜籌謀？恰似諸葛孔明就有愁。

詩語背後

江鄰

凌霄閣上一輪孤（中）

當然，無論是鮑寧亭，還是老觀亭，都只是低矮的雙層建築，其外形與今天的凌霄閣可謂大相逕庭。真正具備凌霄閣氣勢的，是1972年在原址重建的第三代建築——爐峰塔。

爐峰塔外形仿照古城門城樓，當你由市區仰望太平山，但見七層高塔聳峙雲端，既像香爐又像鼎。在嶺南文化中，「香爐臺」代表子嗣繁衍；而在中國傳統文化裏，「鼎器」代表權力和財富。就在爐峰塔落成當年，香港發生了幾件意義深遠的事：

7月11日，港府撥款150萬元，動員10餘萬人，發起清潔香港運動，長達10年的「麥理浩之治」從此開始。

8月2日，香港海底隧道（因隧道九龍一端的出入口位於紅磡灣，故多稱紅磡海底隧道）正式通車。這是首條連接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海底隧道，迄今仍是全香港乃至全世界最繁忙的行人隧道之一。

9月23日，《鹿鼎記》在《明報》連載完畢。同年12月，金庸宣布封筆，標誌着香港新派武俠時代終結。

麥理浩是香港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督，「麥理浩之治」則是香港從傳統社會邁入現代社會的產婆。在「清潔香港」名義下，麥理浩鐵腕肅貪，創立廉政公署，並實施10年建屋計劃，九年免費教育，開發新市鎮，興建地下鐵路，推行

地方行政改革，使經歷上世紀六十年代動亂後的香港社會重拾信心，市民生活大幅改善。麥理浩10年任內，香港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僅有，一躍而入亞洲四小龍之列，港英的管治威信得到提升，香港人的歸屬感明顯增強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紅磡海底隧道建成通車，促進了維港兩岸經濟發展和社會融合，進一步喚醒了香港人的共同體意識。金庸也許正是有感於香港本土意識的覺醒，中止了他馳騁20年的武俠江湖。他深知，武俠世界的江湖豪傑，馳騁南嶺北嶺，縱橫西域東海，天下之大，不可能是香港這區區邊島容得下的。或者說，武俠小說更適合動盪漂泊的難民社會，而不適合趨於穩定溫生計的香港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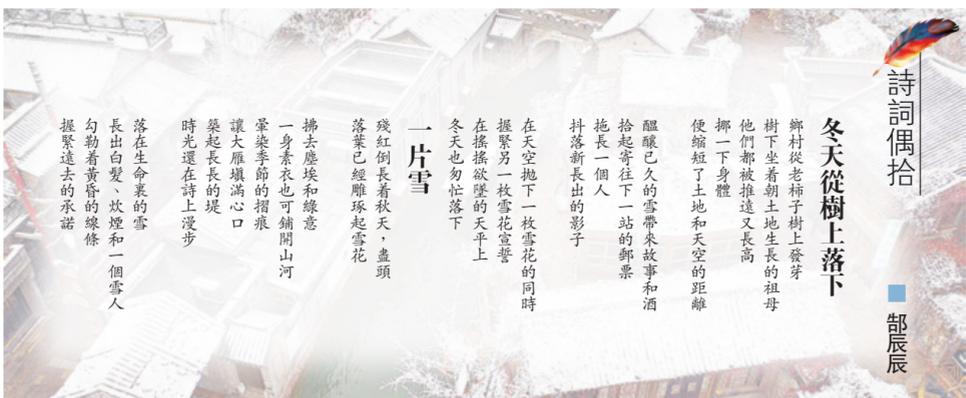
香港再不是移民海外的中轉站，不是顛沛流離中的暫時棲息地，它已經成為一個有着雄厚經濟實力、管治良好的社會。一個立足東南亞，交匯中西方文化，連通海內外市場，融匯國際金融中心、航運中心、物流中心為一體的超級都市，呼之欲出。

這是一個獨特的社會存在，亦是獨特的文化存在。它崇尚自由，卻也尊崇法治；它堅持原則，卻也心靈變通；它意氣風發，卻也小心翼翼；它結富攀貴，卻也勤勉進取；它精於算計，卻也守望仗義；它爭強好勝，卻也樂天安命；它崇洋媚外，卻也對鄉土文化滿是癡迷……

這時候，再來領會當初爐峰塔的設計理念，尤見其妙：從維多利亞海灣凝視爐峰塔，宛如一個人站在高高的山頭上，風雨無阻，向四面八方拱手示禮。這分明是香港這座孤島，置身於南中國海的波翻浪湧之中，希望多方幫襯、求財求福的寓意啊！這個理念和寓意，使爐峰塔成了香港經濟騰飛和文化認同的建築符號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隨着香港旅遊業模式改變，外地遊客大增。除了銅鑼灣購物，山頂廣場是遊客必去的打卡地。1989年山頂纜車進行了現代化改造，運載能力大幅提升。這種情況下，爐峰塔作為纜車的山頂總站和山頂廣場的標誌性景點，接待能力就顯得不足了。不斷有遊客投訴山頂站設備老化，令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香港大酒店倍感壓力。公司經過多輪股東會議，決定重建爐峰塔，以適應新的時代需要。

1993年7月，爐峰塔重建工程正式啟動。經過3年多緊鑼密鼓的施工，第4代建築——凌霄閣橫空出世，於香港回歸祖國前夕正式對外開放。這是一個比爐峰塔更霸氣的名字，也更有現代感。據凌霄閣的設計師特里法雷爾（Terry Farrell）說，他的改建方案除了着眼於擴大容量、增加功能外，還特意將上半部設計成半圓形，並用全玻璃的中空部分托起，使之看起來像一艘飄浮的飛船。



一片雪 拂去塵埃和綠意 一身素色也可鋪開山河 染染季季的口 讓大雁填滿的指 喚起長長的堤 時光還在詩上漫步 落在生命裏的雪 長出白髮、炊煙和一個雪人 勾動着黃昏的線條 振緊遠去的承諾

冬天從樹上落下 鄉村從老樹上發芽 樹下坐着朝土地生長的祖母 他們都被推進又長高 擲一下身體 便縮短了土地和天空的距離 醞釀已久的雪帶來故事和酒 拾起寄往下一站的郵票 抖落新長出的影子

詩詞偶拾 部辰辰